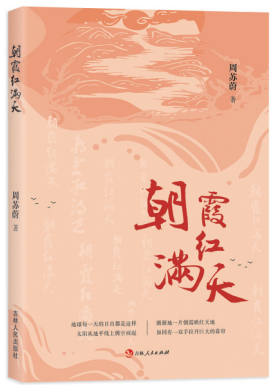


序与跋

# 一团火,已经被点燃

周苏蔚



时间如同一条流淌的河流,热情如同一团辉煌的火球。终于,刻画、描写茅山老区校园教育教学情境的长篇报告文学《朝霞红满天》出版了。

有人说,当今中国文学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我想,如果有结构性变化,那也是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相伴的。确实,一种全新的、我们祖辈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现代、科学的社会生活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改变我们原有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情感表达,城市作为社会前沿,已经得到诸多作家们的关注与书写。而我认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直面社会情境的报告文学,必须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乡土、伸向那一块曾经的热土——老区。金坛农村由新中国刚成立时的36个乡而渐渐撤并到目前的6镇3街道,原先大大小小数百个行政村合并到今天的100多个村(社区街道),但无论乡村如何调整、如何变迁,充盈着的还是乡土文明的血液。

报告文学的力量来自真实性,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人和事的客观准确记录与讲述。所以,在创作报告文学《朝霞红满天》的5年中,我断断续续围着整个金坛茅山老区(薛埠、朱林、直溪三个镇)开车行走了一千多公里,无数次进入校园,先后采访了近百名师生(加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微信),用去6大本厚厚的笔记本。说实话,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采访叙事,我有过彷徨、有过犹豫,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特别是按二连三疫情严重影响和打击了我的创作情绪与继续写下去的勇气。但是,每当我脚步迈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每当我与老师们诚恳地交流,每当我询问学生们,每当我向朋友、家人叙述采访写作的苦闷时,都会有一股从心底自然产生的责任感,鼓励我勇敢

精彩书摘

## 阅读课

丁捷

最近,报刊亭主人王大姐使得我自己上了一堂阅读课。办公楼下街边的报刊亭,已经运转了20多年,陈列报刊种类之多,全南京罕见。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光顾,买几种非订阅的报刊。什么事做久了都成精。前几天,只有初中文化的报刊亭主人王大姐的一句惊人语,不得不让我这个书生对她刮目相看。她说:“中国人一是钱少不读书,二是读书为快活。”

我问什么意思。她介绍说:先说第一句话的意思。只要一院子大家挣钱不多,就会直接影响她的生意,这些年报刊亭简直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举例:她这个报刊亭,因为地处闹市区,受经济影响特别大,经济好的时候,最高利润也上过万,经济一般,维持在三四千。有意思的是,这个波动跟房价几乎是共频的,房价上涨,书报刊大卖,房价下跌,书报刊滞销。去年开始,房价几乎紧绷着,不涨不降,所以报刊亭的生意也平着。但是,因报刊涨价以及出版商高返点,使得利润可以持平,销售的总量却下滑得厉害。比如《读者》《青年文摘》从过去的100多份下降到现在的三五份,《钟山》《时尚》《人物周刊》这些大型刊物,都从过去的几十份,下降到现在的十来份甚至几份。还有报纸,以前在她的报刊亭销量最大的晚报,每天可以卖出200多份,现在只能卖大几十份。

王大姐接着为自己的论点雄辩了老半天。我转述成我的语言,是:有读书看报习惯的人,不管经济怎么变化,不至于一定要靠压缩区区几个报刊开支才能过日子。我们只能找出这样的原因:一是国人在压缩开支的时候,首先压缩精神消费的支出;二是国人事业受挫、失意、清闲的时候,较少以文化的方式找安慰、寻寄托,更不会相信从书本里寻求到什么“黄金屋、颜如玉”。

细想无道理。前苏联解体后一度出现经济危机,很多商店因商品缺乏关门,但是两种店不减反增。一是面包店,俄罗斯人有买面包的习惯,再穷总得填饱肚子,面包是最廉价的食物了;二是书刊店生意红火,买书读书的人更多了,因为经济不景气,钱少了,时间却多了,人们正好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活得更

前行。因为,我看到许多期盼的眼神,看到许多立德树人的希望的亮色,看到老区教育温润的土壤,看到坚守乡村的老教师们背负时光的辛勤的影子,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少年与茅山拥抱的神光。于是,面对站立三尺讲台不负星光的赶路人,面对行走课堂内外的孩子们,我在时间的河流里像一条船在游弋,在写作的时空里遥望着教与学的火花。

应该感谢《太湖》《翠苑》杂志,有些篇章在它们的支持下得以陆续公开发表,得到了一些好评与建议,其中有一部分还获得奖项;感谢金坛老区建设促进会所有同人,是他们的支持以及提供各种便捷条件,给了我一直坚持下去的信心;感谢金坛教育系统的几位朋友,为我的整个创作过程提供诸多方便;特别要感谢茅山老区学校的所有老师,他们是工匠之师,没有他们闪光执着的业绩、丰沛深厚的课研实践,我的文字便无法流畅。是他们的故事汇聚成红色革命老区教育的精神大河,铸成一座座当今老区的建设时代的精神高地。教师是职业,老师是普通人,而正是这样的无数个普通人,肩负育人育才的使命,推动着国家和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当然,千万不能忘了所有老师背后的家庭,这是一个群体,是许多个家庭成员的组合,他们作为乡村教育人的依托,在默默地付出。很遗憾,我的笔墨虽有触达,但是没能很好地、更进一步地对他们进行较有深度的采访和透彻的描绘。不过,这不会是空白,我会将他们作为主角,再创作下一部作品。

以人民为中心,讲述真实可信的故事,展示真实可信的人物,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报告文学充满时代精神的感染力。创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创作,我充分体会到作家的两个人生,一个是真实生活中的人生,一个是创作过程中的人生。这很痛苦。如同演员表演,他必须要在舞台或者影视作品中,演绎人物的情绪,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沉浸式地、代入式地,用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传递一些新颖的老区校园信息,通过回望赓续红色基因的师生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从乡村出发,与人民同行,讴歌时代,记录历史,传承文化,这是作家所肩负的职责。

一团热情的火苗,自然便被这个无畏的世界点燃。

精神化一些。所以,当时在俄罗斯街头经常看到的场景是:面包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一手提着面包袋,一手全神贯注捧读着一本刊物。仅此场景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两个优点:公共场所自觉有序;热爱阅读。

美国作家狄克逊·韦克特写过一本《大萧条时代1929—1941》的书,专门观察上个世纪的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记录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大萧条时期几乎万业见衰,但文化却在萧条的二十余年间蓬勃兴起。欧美出版业在其间快速发展,各种期刊的发行量大增。比如美国《读者文摘》,大萧条开始时发行量25万份,大萧条期间猛增到800万份。《时尚先生》《传奇》和大量女性刊物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出炉,并很快打造成畅销品牌。美国人为了兼顾节省开支和满足更大的阅读需求,还策划出版大量内容综合的报刊图书,使得文摘类刊物和综合日报也应运而生,找到了广阔的市场。

王大姐讲的第二句话,我理解意思是国人读书读报的娱乐目的很弱。许多人阅读并非为了寻找世俗之外的内容,而纯粹是为了消遣,是感官阅读,而不是“思想阅读”“心灵阅读”。所以,纯文字精品书刊越来越难卖。更多的人直接就舍弃了纸质阅读,一头扎进液晶屏。因为,那里更热闹,更娱乐,更能找到五花八门的消遣内容。可是,我们看到,传媒介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欧美日等国家的书刊销量,特别是时效性不强的经典人文书刊,销量依然在逐年增长。日本人读书(注意,这里指图书而非资讯类读物)年人均量超过40本,而我们依然在个位数上徘徊。

我们这个民族能否调整好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观,面对科技和金钱的骤变,我自岿然不动呢?一旦高雅的阅读习性养成,我们马上会发现,对物质生活的奢求完全不必那么高,对感官的刺激完全不必那么多。我们能养平衡,穿着得体,然后,更多的是捧着一本书,遨游在知识、兴趣的海洋,穿越在他人和自我的情感空间,怎么就不是一种美妙惬意人生呢!怕就怕物牵人欲,以物喜,以物悲,永远不得不挣扎在无边无际的物质汪洋之中,不能自救。

(本文选自《名流之流》,江苏人民出版社)

## 纪念钱名山 逝世80周年



“江南大儒”钱名山生有三子,长子钱小山、次子钱仲易、幼子钱叔平,三人年龄相若,分别出生于1906年、1909年、1911年,少时他们即享有才名,被誉为“寄园三剑客”,本邑老名仕周企言曾在《参观名山赈灾书画会记》中写道:“小山书法,酷肖乃父,挥毫绝疾。古人封泰山禅梁父,泰山名也,梁父小山也。闻小山、仲弟、易弟,精研经学,三弟叔平,亦不弱。他日云亭并辔,当一成名。”名山老人于清末绝意仕途,后归隐菱溪畔的“寄园”,以教书为业,提倡孝友家风,十分重视对儿女子孙的教育。三兄弟成年后分别从事教育及新闻记者工作,钱小山在上海任教,钱仲易在南京报社工作,全面抗战前钱叔平则主要是在常州大成小学担任国文教员,课余时间还向“寄园”小弟子们讲授诗词古文等传统经典。相对来说,叔平先生陪伴在名山老人身边时间较长,对其父的家事、仕历、著述、社会活动知之甚详,这也为他将来撰写《先公年谱》奠定了基础。同时,叔平先生也深受其父道德品格之影响,散发着浓厚的名士气息,他在日常待人接物中坚持“无违于仁”的行为准则,与亲故交往多见孝悌恭敬之义,与师友交游多行仁信之道,而在学生面前则是仁师的长者风范。在我心中,叔平先生也许不是他那一辈人中最具艺术天赋或成就最高的,但他绝对是最重情义的,而他们之间的父子情深,有以下三件事为证。

### 一、护族人安全,从礼嘉至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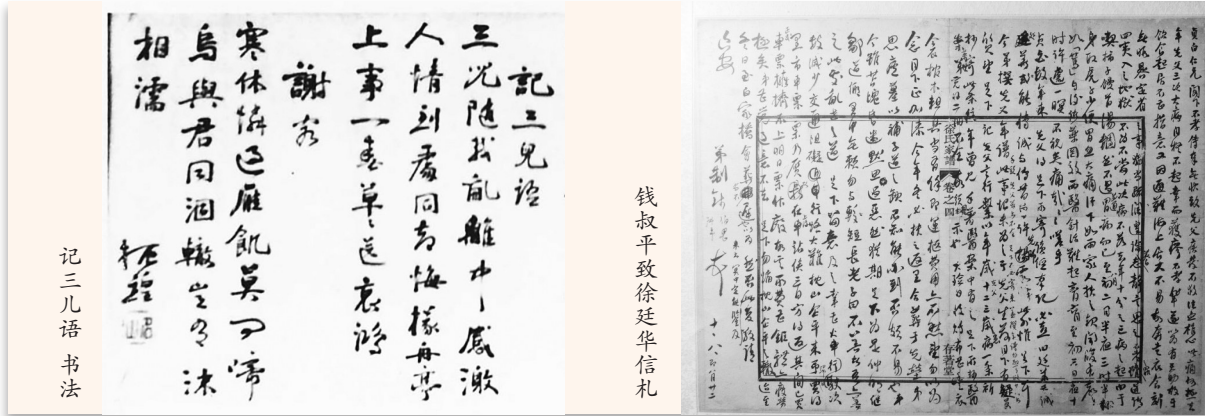
1937年10月,名山老人携钱谢族亲30余人(皆是妇孺)避难于礼嘉桥,而身边无一成年男子。而此时叔平先生的妻儿已定居上海,但他闻讯后毅然不顾路途艰难,辗转多个城市绕道寻至礼嘉桥。三儿的归来让老人喜出望外,忐忑和焦虑的心情缓解了许多,名山老人曾赋诗一首,诗云:三儿随我乱离中,感激人情到处同。却悔舢舨亭上事,一春草草送哀鸿。

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的3个月时间里,叔平先生作为唯一的壮年男子肩负起保护家人安危的重任。据谢拙撰文回忆,叔平先生每天的第一要务是外出打探抗战形势及日寇行动,在白天没有险情的时候,便教授古文课。叔平先

# 三儿随我乱离中

——钱名山与钱叔平的父子情

谢梦依 文/图



生曾作一首《避难礼嘉桥》示其妻汪萱,诗云:鱼书往覆任沉浮,欲买扁舟不自由。有约原期期百岁,暂离何用说三秋。雪飞村店徒倾雨,月暗江湖独倚楼。免向人前开笑语,奈他心事露眉头。

在那动荡的时间里,夫妻二人音信全无,汪萱因担心丈夫及全家安危而时常落泪。可以说叔平先生是舍小家为大家,此次钱谢族人成功徙至上海,叔平先生厥功至伟,可以说是幕后英雄。

### 二、扶柩回乡,名山老人魂归故里

我藏有一通叔平先生致寄园弟子徐廷华的信札,信中记述了名山老人去世前后的身体状态以及叔平先生的心路历程,现读来仍为之潸然,兹录全文如下:

贞白仁兄阁下:不孝侍奉无状,致先父疾发不救,泣血椎心,此痛何极!去年先父三次大病,自疑不起,幸而获瘳,不孝遂以为有天助,故于饮食起居不甚措意。又因避难海上居大不易,故奔走衣食刻无暇晷,定省之事,犹当疏阔,遑论养志,静言思之。不孝之罪,虽逆诸四夷入之地狱,不为不当。此次病不若去年十分之三,病之起由于喂柿子、馒头、汤团,然不过普通胃病而已,至八月初二日半夜三时半,翻身取虎子小便,胃忽大痛,汗下如雨,家人扶之起闻腹有声如“骂”。自后诸药罔效,西医针治难起膏育。至初三日夜十时许,遽一瞑不视矣,痛哉!痛哉!嗟呼!

贞白数年来,先父得足下所寄读经笔记,甚喜曰:“廷华甚诚,廷华或能传。”诚与传,昔曾许先师霞峰,此外惟足下耳。今弟撰先父年谱(手头先父著书不全,足下不必寄来。盖撰年谱勿亟……),此事恨未为之于先父生前。目下有疑莫质,望足下先记先父言行,系以年岁,先父

十二三岁患病一条新抄寄,此条往年曾见手著医案中有之,足下所抄医案药性,弟觉得两册不全,故须见示也。大殓日后,赙布甚丰,衣衾棺木粗具,当有余。即运柩费用亦不吝,望勿以为念。目下正加添,今年冬必扶之返里,合葬于先莹。弟思庐墓以补子道之缺,不知能办到否,颇不易也。弟今虽苦块昏迷,默思过恶,然犹期足下为是仲明继绍道乡,里中无赖勿与较短长。老子曰:不善者吾亦善之。此处乱世之道,足下留意及之幸甚。火车驶行,次数减少,交通阻碍,行路大难,枕山、企平来吊,归日买得黑市车票,票乃履者。在上海车站,候三日方得返。其间已买正式车票,拥挤不上,明日票作废,故其所费甚巨,体亦疲劳极矣。弟甚觉过意不去,足下勿踌躇山、企平之憾。迨至冬日,至白家桥会葬当不迟也,以为然否?来书冥中定能鉴及。

此复 敬请近安。弟钱伯良、钱叔平顿首。

十八、即八月廿二。

从中国古人在处理去世于外地亲人遗体的方式上,有一个从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更多的是负重归葬,扶柩归葬相对来说是最少的,因这种方式最符合礼制的规定,但无疑成本也是最高的,一般人无法做到。名山老人晚年所著诗集自命为《海上羞客诗》,寓意自己不能投身战场,托庇于法租界这座孤岛为羞也。老人庇于上海租界,虽获安身之地,但他是深受“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儒家思想者,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所以魂归故里对于老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而在1944年的冬天,战火尚未平息,扶柩回乡之路注定极为坎坷。当然,只有艰辛才愈加成就孝子之孝。因归葬确属不易,所以归葬构成孝子行迹的重要一环。回乡之路的艰难是可以预见的,后叔平先生在回忆这段回乡之路时写道:“是时乘火车极难,唯倭寇及伪官得座位,余皆出死力拥挤,有挤死者,有不

得入车箱,立车门外,堕车而死者,有攀登车顶,触车顶架桥而死者,若同行而相失者,失物者,被倭寇或伪巡警鞭撻者,更不计其数。”而叔平先生在信中一段心境尤为感人,信中写道:“弟思庐墓以补子道之缺,不知能办到否,颇不易也。”说明他考虑服丧期间在钱氏先莹旁搭建小屋居住并守护坟墓,足可见其孝心之诚。同时,叔平先生嘱咐徐廷华不必急于来上海吊唁恩师,以免重蹈两位同门的遭遇,拳拳真心令人感动。

### 三、撰写《先公年谱》

叔平先生生前撰写了《先公名山年谱》,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编著,也是一份翔实记录名山老人一生事迹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历经了抗战和十年浩劫,所藏手稿已荡然不存。《中国年谱辞典》第671页,已明确叙述了《先公年谱》稿本版的情况,确由上海图书馆所藏,约有3.2万字,无奈斗转星移,上图所藏稿本至今仍未踪影。稍感欣慰的是,民国《武进日报》从1945年4月开始连载《先公年谱》,但由于多种原因,《武进日报》发行量较少,距今所见仅有三张旧报刊中留下了年谱的只言片语。觅得年谱一事,是钱氏后人多年来的夙愿,而这距离那么近了,却又感觉咫尺天涯,就名山老人一生而言,空缺环节仍然不少,比如名山老人自1903年中进士后,在京的这段经历及交游就知之甚少,而年谱完全可弥补这一空白,但不知年谱尚在天壤之间否,更待有缘人寻得新的线索。

### 四、结语

2024年是名山老人去世的第80个年头,在这周年之际,叔平先生的孙辈齐心修缮了名山老人墓地,可见叔平先生遗风未全。我对叔平先生抱有崇高的敬仰之情。近年来,倾力搜集到叔平先生及其夫人汪萱的诗文若干,将来可补遗且丰富《平安室遗稿》,也算是我略尽绵薄之力。

## 星星(外二首)

胡宸源

### 雨过天晴

浙沥沥的春雨,停了  
太阳躲在薄薄的云彩里  
妈妈牵着我的小手走出家门  
一个个泪汪汪的小水塘  
映照我们上扬的嘴角  
一簇簇身披银钻的青草  
问候身旁缓缓爬过的蜗牛

抬头仰望天空  
七彩虹挂在天边露出笑容  
妈妈牵着我继续往前走  
太阳露出了整个脸蛋  
公园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  
万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瞧!雨后天晴空气清新  
人们多么欢乐  
瞧!雨后湿漉漉的地球  
在茫茫宇宙中  
像一颗水滴,生机勃勃  
(作者为小学四年级学生)



名山画竹(国画) 私人藏



24节气之小满 (篆刻) 郑培新